

远宁

江离

林斯彦

猫咪

王小妞

鲸川

腾腾马

第一届华文推理大奖赛

典藏集

上卷

远宁等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推理者的

游戏



---

推理者的游戏  
第一届华文推理大奖赛典藏集（上卷）

远宁等 著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推理者的游戏 / 远宁等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33-0977-6

I. ①推… II. ①远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8243 号

---



**推理者的游戏——第一届华文推理大奖赛典藏集 (上卷)**

远宁等 著

策划编辑: 褚盟

责任编辑: 褚盟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设计: broussaille 私制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2.125

字 数: 312千字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977-6

定 价: 33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1   | 看朱成碧    |
| 63  | 恋爱反身    |
| 111 | 第五大道谋杀案 |
| 155 | 推理作家的游戏 |
| 217 | 铁兽      |
| 275 | 众里寻她千百度 |
| 339 | 黄昏公园    |

看朱成碧<sup>①</sup> ——

---

①大赛一等奖作品。作者远宁，《推理》杂志人气作者之一，创作了“大唐狄公案”系列、“唐案无名”系列、“红线传”系列等优秀作品。

## 序

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！”

“君王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！”

“为母不仁，以子息为刍狗！”

白马寺的偏殿内，女皇猛然在榻上惊醒，多年前那声嘶力竭的斥责之声犹然在耳，在这个晚春的深夜让人通体冰凉。

女皇望望窗外。天色朦胧晦暗，月亮已经看不见了，风吹打着窗外的花叶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她打量着自己的寝殿，只觉得偌大的寝殿一片阴风惨淡，屋中各种器具凝成幽暗的黑影，冷森森地蹲踞在各个角落，似乎一瞬间便能变成张牙舞爪的妖魔扑将过来。

那是一种陡然而来的心悸，好像一尾毒蛇，就那么蜿蜒掠过。

“来人。”她出声呼唤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没有任何人应答。值夜的侍女，殿外的侍卫，跑腿的黄门，就连白马寺的僧值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“来人啊！”女皇的声音急促了一些，也带上了些许怒意，当然，在

这背后掩饰了更多的恐惧——这太不寻常了，天子寝殿，怎么可能无人  
在侧！

女皇坐起身来，多年养成的临乱不惊、镇定自若的性格占了上风，  
她犹豫了一下，披衣下榻。

“刺啦——”

一团幽暗的光芒突然从黑暗的角落亮起。那是一盏烛火，持着它的  
是一个跪伏在地上、看不清面目的女子，火焰摇晃着，昏黄的光和阴影  
交替蒙上她的身躯。

女皇开始愣了一下，随之而来的是愤怒。

“为何现在才……”

女皇突然止住了问话，因为她觉得有些奇怪——那女子的打扮并不  
是宫中制式，葱绿的长裙，艳红的长襦，鲜艳无比却又让人感到怪异，  
衣物上的绣纹佩饰应该是一品命妇的装扮。但是这样的女子根本不应该  
出现在白马寺，而且，更不应该出现在她的寝殿。

烛火的光芒是如此黯淡，在跳动的光影下，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。  
这是一张多么奇特的脸啊！粗眉方口，应该是一张男儿的脸，却饰以铅  
华，涂以胭脂，插以珠翠，给人不伦不类的怪佞之感，而脖子上还挂着  
一条长长的绳索，好似一条黑黢黢的蛇。

“陛下……”男子的声音在幽暗中响起。

“你，你是何人？！”

“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。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安  
能……辨我是雄雌？”女装男声之人慢慢逼近女皇，语调凄然，但唇边  
却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。

女皇惊惧之极，惶惶然往后退去，直到绊倒在床榻上。床幔跌落，  
绫纱飞乱。

“天后，是儿臣啊！儿臣……李忠啊！”



“啊——”女皇在瞬间崩溃了，眼前一黑，陷入无底的黑暗当中。

## 洛阳 白马寺

寂静的白马寺内从未如此喧闹，几乎是刹那间，千牛卫就将这里围得如铁桶一般。月光泻地，与千牛卫手中的灯油火把一起将整个白马寺照得雪亮。

偏殿内，女皇面色泛白，浑身颤抖，缩在床角不停地喘气。上官婉儿与另一位女官司茗正在劝慰，而一群侍女和宦官则围在一旁，焦急万分却束手无策。

“是鬼！是鬼！”武则天忽然一把抓住上官婉儿的手腕，不肯松开，长长的指甲深深地嵌进上官婉儿的肉里。

“陛下！陛下！是奴婢啊，是奴婢啊！”上官婉儿吃痛惊呼，却也不敢甩开女皇的手。

白马寺方丈悟道大师和住持净空站在一旁，纵然他们有多修，此刻亦是哆哆嗦嗦、惊惧无比。刚刚赶来的太医叶慈正在为武则天诊脉，面色紧张至极。

“陛下虽然脉象有些混乱，但也只是因为惊惧引起的气血不畅，陛下应该是被梦魇到了！”

“梦魇？你说朕只是被梦魇到？！刚刚你们这些奴才都不在朕身边，朕明明在这殿中看到……”武则天怒极，指着上官婉儿的手都在发颤，“说！你们刚刚都去了哪里？！”

“陛下……”上官婉儿急忙回答，“奴婢和司茗就在隔壁的小间之内，司茗警醒些，听到陛下的惊呼之声就来到了陛下榻边，婢子随后。门外有两个侍女和千牛卫值夜，其余的人在另外的住所当中，殿中并无

他人！”

“嗯？”女皇犹疑地望向身边的每个人，大家虽然都噤若寒蝉，但是都点头称是。两个值夜的小宫女更是吓得伏在地上不敢起身。

“婢子该死！婢子该死！婢子们虽然偷偷打了瞌睡，但绝没有离开寝殿一步！”

“臣等在殿外守卫，寸步未离！”门外的侍卫也是跪了一地。

“怎么会……”女皇的眼神犹疑地从侍卫看到宫女，从殿外看到殿内，神情由迷惑变成了茫然，最后她颓然靠在软榻之上，长长地叹息。

“他……是缢死的，果然是去得不甘心。既然是亡魂不愉，朕就送他一场大法事吧！”

悟道大师和住持净空点头称是，忙转身出去准备。白惨惨的月光照在他们身上，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女皇沉吟，心中突然想起一事。

“婉儿，派人去宣狄仁杰来。”

“陛下，您忘了，狄阁老任江南黜置使，去了江南。”婉儿提醒道。

“这几日脑子浑浑噩噩，是朕忘记了，那你就去着悟道大师准备法事吧！”

“是。”

看着婉儿的身影步出殿外，女皇再次皱了皱眉，唤过一个内侍低声吩咐：

“传朕旨意，宣谢瑶环。再，密旨狄仁杰……”

## 黔州

“巴山蜀水，古来凄凉之地，猿鸣声哀。”狄公望着眼前的崇山峻岭，满目苍翠，不由心生悲凉之感，“想来那些被贬谪来此的公子王孙，

到此处定然望神都而涕落、思乡而断肠！”

“本是九天凤凰，突然零落成泥，那是定然如此的！”狄兴点头称是。

“陛下八百里加急要大人转道黔州，祭扫梁王李忠流所与旧墓，还不许惊动黔州官府，此举甚是奇怪……”忠厚的乔泰面上满是忧虑，“且不说这位的灵柩已经迁走，但说陛下对于这位的态度——李忠殿下不正是陛下为登上龙椅而搬开的一块挡路石吗？”

“圣心难测啊！”狄公叹了口气，并没有直接回答，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忧虑重重。

月光不甚明亮，照得树木影影绰绰。

“这山路实在过于崎岖，只怪我想要尽快赶到黔州，连累了你们。”

“大人切莫如此说，大人心系天下，为国事奔波，我等怎能迁延枉顾。”

“马荣弟，你突然拽起文来，怎么让人觉得如此怪异呢？”乔泰笑了起来，把马荣闹了个红脸。

就在这时，前方传来马蹄声。

“什么人？”马荣腰刀半出，大声喝道。乔泰也警戒起来，这荒山野岭，莫非是强盗？

来人是一个异族的美人儿：鹅蛋脸，柳眉微挑，杏眼水润，琼鼻小巧，紧抿的红唇透出一丝坚毅。她腰上挂着一把系着银坠子的腰刀，背着弓箭，坐在马上，看起来英姿飒爽。

“你们有没有看到……”她上下打量着狄公一行人，眼神中带着防备，话吐半句。

“姑娘是问我们看到什么人吗？”狄公温和地问道。

那女子不再说什么，瞟了几人一眼，满怀戒备地策马顺着一条山间小路飞快地走了。

“真真是蛮夷女子，不懂礼数！”马荣一撇嘴。

“马荣，不可如此说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也许人家姑娘还觉得我们是歹人呢！”狄公朗声笑了起来，策马向前走去。

几人再往前行不远，忽闻一旁的山坡传出“呀呀”之声，似小曾在苦苦嘶叫。

马荣循声细查，却见一白色的小兽正扒在山间的一块岩石之上呜咽哀叫，似乎马上就要力尽滚落山崖之下。于是，他小心地一把将它扯上来，提着后颈的皮送到狄公面前。小兽哀哀鸣叫，四肢乱蹬，显得柔弱可怜。

“这是只大白猫？”借着月光，狄公狐疑地打量着那小兽。

“这可不是什么大白猫，这是一只小白虎！”乔泰看后惊叫起来。

“啊？！”

大家马上警觉起来，如果小虎在这里，那么母虎自然不会远。只是大家戒备了半天，却是不见什么飞沙走石、猛兽下山的情形。

“看来这是只走失的小虎，可怜它失足受伤了。”狄公怀抱小虎，细心地为它绑上伤口，那小虎竟然颇为娇憨地让他伺弄，乖顺得宛如一只大猫。

“廩君死，魂魄化为白虎。巴氏以虎饮人血，遂以人祀焉。”狄公抚摸着那小虎，“巴人从西汉初年自称为‘白虎夷’。我们到了黔州，也就是进了白虎夷的地盘。刚刚那女子，看她的打扮，应该就是白虎夷的人了。这小家伙可能是他们的神兽！”

“哎呀，看不出这小家伙还真有来头呢！”

马荣大大咧咧地去撸小虎头上的毛，却被它一爪拍开。大家不觉哑然失笑。

## 白马寺

白马寺坐落在邙山脚下，自东晋大僧鸠摩罗什在此译经开始，这里便成为中原地带的佛教中心。它是一座六进院套的大寺：一进是钟鼓楼和韦驮殿；二进是大雄宝殿和伽蓝院；三进是罗汉堂和弥勒殿。之后，便是十六座偏殿和数百间僧房。作为国寺，每一座建筑都是雄奇伟岸，极尽奇巧奢华之能事。

此时天色已明，女皇已经摆驾回宫。而刚刚踏入这偏殿的是一个容颜清秀、娇小瘦弱的女子，她行动从容不迫，双眸中闪动着智慧与狡黠。她就是谢瑶环，宫中的五品尚仪，也是女皇唯一亲口御封的女御史。

陪在她身边的是一个身形挺拔、相貌清俊的金吾卫将军，他是谢瑶环的好友薛子规，刚刚与昨日守卫在这里的千牛卫交接了工作。

香烟缭绕，法器声声，梵音吟唱不绝。迎接他们的是一个中年的掌事和尚，眉目清朗，但可惜的是半边脸覆盖着红色的胎记，那胎记蔓延到脖颈之下，将好好的面目破坏了。

“小僧七苦见过两位大人。师父和方丈大师正在举行法事，所以由小僧代为招待两位大人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不必为难，我们等法事结束了再见两位大师也不迟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烦请师父先带领我二人到陛下下榻之所探查一番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两位大人请随小僧往这边走。”

白马寺气象宏大，巍峨不凡，一路上殿阁楼台接踵而来，入眼的建筑陈设，无不显示天朝的泱泱气概。

“这里的堂殿山石，都是名匠修筑，所有法器经书都是当世珍奇。”

听着七苦的介绍，谢瑶环和薛子规一边赞叹着一边行入后院。此时正是晚春，牡丹开得正盛，芳菲满目，千红万紫，如云似锦，丝毫不逊

于神都苑内。

“你们看，那丛牡丹开得多漂亮！”

薛子规称赞的那株牡丹花开千重，红得鲜艳浓烈，周遭植了两株名种的绿牡丹。世人常常觉得红配绿俗气无比，但是放在这几株争奇斗艳的花王身上，却让人觉得目眩神迷。而它们的外围是几簇娇艳的白牡丹，众花挤在一处，倒也不负花团锦簇的美名。

“敢问大师，那红牡丹是何名种？”薛子规有些好奇地问。

“大人可是问靠近假山旁白牡丹的那株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那牡丹名曰‘潜溪绯’。”

“果真是国色天香，富贵逼人！”薛子规啧啧赞叹，但是看到谢瑶环的面色，他马上意识到这不是赏花的好时机，立刻悄然不语，随着七苦和谢瑶环来到后院的偏殿群。

“这便是陛下昨夜下榻的寝殿。”

谢瑶环望着那巍峨的殿堂皱起了眉。

“我朝以右为尊，为何会让陛下宿在左侧的殿中，这似乎于理不合。”

“大人有所不知，右侧偏殿正在修缮，尚未完工。陛下此次进香是突然前来，寺中并未事先得到通知，为了迎驾，只是将匠人和工具先撤去了而已。”

“不过我看似乎也并非不能住人。”薛子规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将军此言差矣。就算是这房顶上有一片瓦没有盖好，本寺也不敢让陛下入住，陛下的龙体有任何伤损，小寺也承担不起。所以师父与方丈大师向陛下禀明，陛下就住到了左侧的偏殿当中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谢瑶环点头。

打发七苦去后，两人开始遍查这偏殿的守卫情况。昨夜卫士将这里

守卫得可谓滴水不漏，但越是知道情形如此，两人的眉头越是紧锁。

“你可否想过，白马寺如此戒备森严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潜入？想要调开一个人容易，但是绝无法调开所有的宫女、宦官和近卫守军！如果是一两个人尚能作假，可是这么多人众口一词，说是作假绝对不可能！当然，如果这些人真的都被统一了口径，那么……”谢瑶环的脸色变得十分冰冷，“那才可怕至极！”

“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，那么他一定位高权重，有通天之能！”薛子规压低了声音。

“不错。”谢瑶环重重地叹了口气，“陛下也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即刻调来了本在宫城守卫的你！而昨夜那些卫士……”

“没错，昨夜在此值夜的卫士全被调防，估计在这件事没有查明之前，陛下是不会再起用他们的。”

“这次，陛下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上官婉儿！”谢瑶环轻声说，“上官婉儿是名臣上官仪的孙女。麟德元年，宦官王伏胜发现陛下召道士出入宫中，上官仪便向先帝建议废后。由于王伏胜曾经侍奉过李忠，许敬宗便向武后进谗言说这次废后谋反之事，李忠也有参与，陛下遂将李忠赐死于黔州。而上官仪因替先帝起草废后的诏书，亦被陛下处死，上官婉儿的父亲也在受戮之列。她与陛下有杀父灭族之恨，陛下会怀疑她也属正常，怕的就是——有心之人利用陛下的疑心，牵扯许多无辜的人！布衣之怒，免冠徒跣，天子之怒，流血千里！所以，此事的处理，须得慎之又慎！”

## 黔州

幽暗的月光洒在官道旁的一家小客栈上，它门面狭窄，房屋简陋，只有门口的灯笼发出惨淡的光芒。虽然如此，几人依然大喜过望，此时

得见可以歇脚的地方，真是上天恩典，否则只能在山中露宿一夜了。

众人急急忙忙来到店门前，伸手正欲敲门，却听得客栈内隐隐传来哭泣之声，在这深夜之中显得格外清晰。

几人诧异对望，然后马荣上前敲门。

哭声戛然而止，整个客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当中，过了许久才有人应答。

“谁……谁啊？”

“店家，打尖住店！”

“客，客官……人，人已经满了。”

“店家此言差矣。这是官道旁的客栈，但门前也不过一部车的车辙印，也没有往来的脚印，怎能说客栈已满？这荒山野岭，更深露重，店家还是开个方便之门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不敢开门，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”马荣嚷嚷。

似乎是为了反驳这句话，迟疑了一刻后，门开了。探出头的是店老板，而在客栈里屋正掀着门帘往外偷看的应该是老板娘。在月光下，依稀可以看到老板娘脸上泪痕未干。

“是小人的亲人故去了，天明就要安葬。”那店主解释道，“所以才不欲待客，几位客官原有则个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倒是我等唐突了，望店家节哀！”狄公礼貌地回答。

店老板给狄公等人安排了房间，关上房门后就匆匆离去。狄公望着他离开的方向，轻轻摇头。

“他在说谎。”

“大人为何这样说？”

“汉朝王充的《论衡》中有云：‘凡人于其所亲爱，知病而忧，临死而惧，已死而哀。’哭声十分惊惧，我本以为是这店主家中有亲人要离



世，可是如今却说是已然离世，就要安葬。而这店主和他的夫人，都是神情惊惧，此事显然不对！”

“莫非这里是黑店？我们来时恰巧遇上了那谋财害命的勾当？”狄兴瞪大了眼睛。

“不好说！”乔泰眉头微皱，拿起腰刀吩咐，“马荣弟，你留在这里保护大人，我且去探查一番。”随后他转身走了出去。

而此时狄兴的注意力却被另一个家伙吸引过去了——是那虎崽，此刻它竟然扒着床沿想要往床上爬去。

“小东西，那里是你睡得吗？”狄兴当头一掌就要拍下。

“慢！”狄公止住了狄兴，饶有兴致地看那小虎的动作。

却见那小虎憨态可掬地爬上床榻，然后找了一个它认为非常舒服的地方，把自己窝在了里面，开始睡觉。

“这小东西！”狄兴有些恼怒地指着虎崽，指责它鹊巢鸠占。但是狄公看着那小虎的动作却忍俊不禁，伸手摸了摸它毛茸茸的头。“随它去吧！”

“后院没有布置灵堂，只有一口薄棺——如说是亲戚亡去，可不大大像！”悄悄溜回来的乔泰说。

“果然有问题。”狄公沉吟，抚了抚小虎的脑袋，“让它睡在这儿吧！马荣，乔泰，我们到后面去看一看。”

“几位到这里做什么？”众人刚刚进入后院，店老板就迎了上来。

“死者为大，主人就让我们上一炷香吧！”狄公面色郑重地对店主说。

“啊？是这样啊，也好，也好！”这理由店主无法拒绝，只好把狄公一行人引到后院。

后面只有薄棺一具，没有灵堂，只是零零散散烧了一些纸钱，还有几炷线香在冒着烟雾。